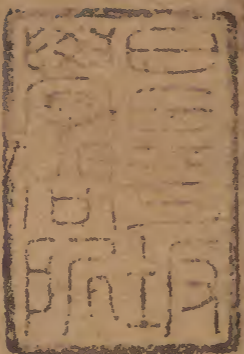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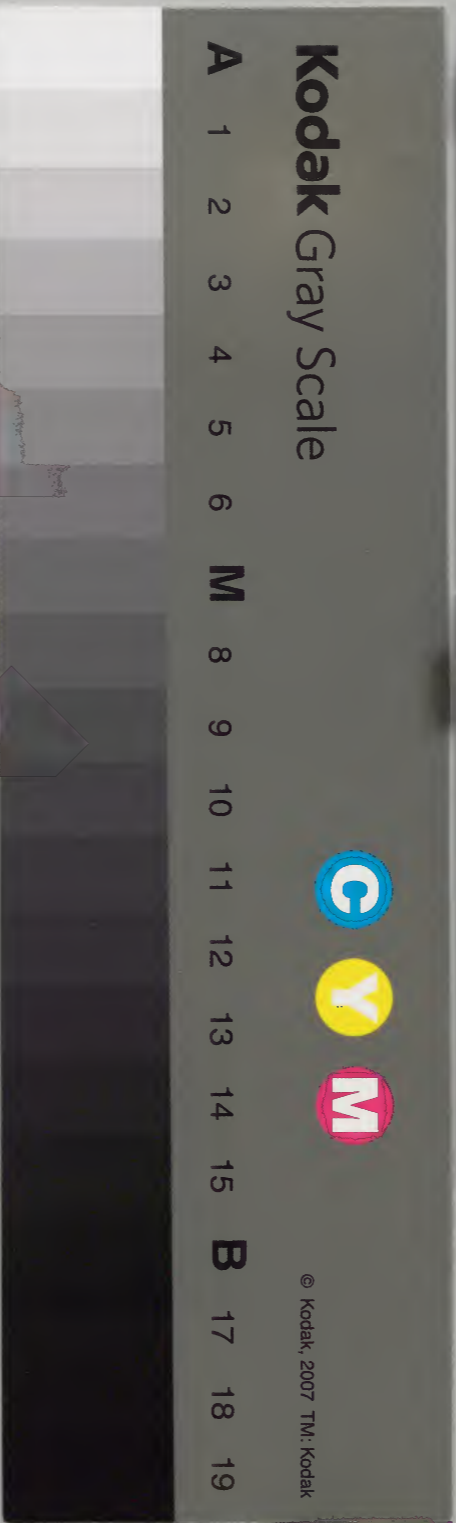
南北兩宋誌傳

三四

共十本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255
冊數	10 (2)	
函號	308	247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杜威集將



議戰契丹

新刻全像按鑑演義南宋志 卷之三

起晉開運二年乙巳歲凡五國
二鎮至天福十三年丁未歲

皇雨遇慷慨死節 景延廣計罪受誅

却說杜威等既得朝命仍集諸將議戰指揮使王清進曰請
以步軍二千人為前鋒奪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恒州
即無憂矣杜威許之即着王清率步軍出戰遣朱彥筠引馬
軍五千助之清與彥筠領命出營前行契丹亦部兵邀戰兩
陣相撞晉陣上王清勒馬挺鎗高呼虜將焉敢來犯我境對
陣蕭翰出馬曰特來報定州之辱言畢即舞刀交戰但見昏
慘慘征雲蔽日霧騰騰殺氣連天得勝的擒兵捉將殺敗的
棄甲去鞭正是

血水直流河水滾

死屍重疊土埠高

契丹主斬



王清落馬

杜威令草



未降契丹

王清與蕭翰力戰三十合不分勝負北陣太師溫挺鎗躍馬助戰左翼彥筠一騎揮出抵住交鋒兩下金鼓齊鳴喊聲大振北兵勢甚壯銳彥筠馬軍先潰彥筠力不敵勒馬便走太師溫揮兵追擊王清獨帥麾下力戰急遣人求救於杜威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單馬走過南坡蕭翰不捨急追清步軍折去大半大叫曰王將搥兵坐觀勝敗今我危困已甚更無一人救援想有反心我等但當以死報國耳至暮力戰不息忽聽正南上砲响連聲契丹主又出新軍殺到正遇王清交戰清力已乏被契丹主一刀劈於馬下

可憐立國安邦將 頃刻身亡苦戰中

麾下一千餘騎戰死殆盡契丹主收軍還營彥筠引敗軍回見杜威道知王清全軍皆沒威垂首喪氣由此諸軍畏懼不敢出戰契丹知得此消息分遣眾軍到營內外遠近將營軍

營寨環圍了數重杜威軍中食盡計無所出與李守貞彥筠等商議欲降附契丹呈兩週方言曰朝廷以明公是國戚故付之以重寄今未出兵與契丹迎戰竟以屈膝事虜為計則王上何所恃耶杜威曰時勢如此不得不降議論已定威密遣心腹人詣契丹軍前投降邀求重賞契丹主流之曰趙廷壽威望素淺雖得晉國彼不足為中國王汝果降附當以汝為帝遣去人回將契丹主所言道知杜威大喜即令書記草降表埋伏甲士於帳中却召諸將議事諸將聞命將謂有軍期出戰事商議皆來聽候威乃出降表示諸將曰吾已許降契丹肯從者各署名於表不從者任君出戰諸將聽罷盡皆駭愕威曰今食盡塗窮當與眾人共尋生路何其太懦軍士聞言皆慟哭聲振原野杜威與李守貞仍言曰主上失德信任姦邪猜忌於已聞者莫不怒目切齒今降契丹必

杜威諸將



投降契丹

彥澤入城



百姓大亂

卷之三

有重用言未申契丹王遣趙延壽穿着赭黃袍往晉軍營慰撫士卒又將赭黃袍令杜威穿着蓋契丹先詭威為帝故以此戲弄之也次日威率諸將詣契丹營請罪乞降契丹王曰公後有功不負所言威甚悅願為前鋒引契丹王至恒州城下寨諷說節度使王周出降契丹王引兵入城將新降士卒盡統屬杜威李守貞掌領遣張彥澤將馬軍一千人為先鋒征進又欲遣皇甫遇先攻大梁遇力辭乃止契丹王引兵南下皇甫遇退謂左右曰吾位為晉將今兵敗既不能死王事忍復圖其王乎是夜引從騎數人走至平棘地謂從騎曰吾不食數日矣何面目復眼虜王南下乎遂自扼其咽而死從騎莫不哀感後人有詩贊曰

弗食數朝甘扼死
鎮臣齊有忠君念

當時杜宰不勝誅
寧忍倡言起異圖

却說張彥澤受契丹王命部軍倍道疾驅乘夜渡白馬津消息傳入大梁晉主大驚急召李崧馮玉李彥羅等入禁中議事李崧曰事勢如此陛下宜詔劉知遠發兵入救晉主從之即下詔遣中使詣河東傳示知遠知遠聞命懷憂累日不出孔目官郭威入見曰小人見令公數日憂形於色但以淺陋之見量之河東之山河險固風俗好閉地多良馬無事則勸民勤於耕桑有事則募民習於弓矢此直霸王之資也願令公堅守不必入朝進退在我又何憂乎知遠曰我有此意久矣顧高祖之恩不可負也威曰四下皆賊壘令公當乘時而動民心一歸大事即定豈可以小信自執哉知遠深然之遂按兵不出大梁危急張彥澤軍馬已從封丘門斫門闕而入城中遑遑百姓大亂時各處徵兵無一人赴援者晉王聞契丹軍馬入城知事勢已去走入宮中自放起火提劍驅宮人

元皇王奉表



趙火偶為親軍將薛超抱任少刻間張彥澤傳示契丹王與述律太后書慰撫晉王晉王乃救滅宮中火與后妃相向哭泣疾忙召范質草表迎降表曰

孫男臣石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面縛待罪遣男臣石延煦延寶奉傳國璽出迎

張太后亦上表稱新婦妾李氏名傳任兒淫亂不道令晉王待罪軍前表稱望父哀矜少寬斧鉞之誅張彥澤引晉王等至契丹主帳前彥澤先奏契丹主曰承皇帝命引兵取大梁一鼓而定擒俘晉王以獻契丹主悅曰皆卿之功也因傳大遼皇帝聖旨將石重貴脫去黃袍穿着素衫拜受命左右見者皆掩面垂泣靜軒詠史詩曰

遺棄忠言生外寡 虜兵臨城自籌疎
早知晉社能傾覆 勿使劉君遠帝都

降契丹主

張彥澤踞



契丹主復命張彥澤入京城錄記各官事節彥澤領命去下契丹主降詔曰彼有定大梁之功召桑維翰景延廣來見維翰行至天街遇着李崧駢馬相語忽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曰請相公赴侍衛司按見維翰知不免禍頭謂李崧曰侍衛中當國今日國亡及令維翰就死何耶崧不敢對但有慚色而去維翰至却是張彥澤王晉司事見維翰來踞坐責之曰今日事已至此公有何言維翰厲聲曰汝為出征無功我救汝於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負恩至此吾有何言所欠者惟先帝一死耳彥澤不能應喝令鎖着差兵監守於別室縱兵大掠京城二日都城為之一空彥澤自矜有功旗幟上皆寫着赤心為王四字往監晉王彥澤封府頃刻不得少留晉王憂惧悉收內庫金珠彥澤叱曰此是乃大遼皇帝所得亡國新俘不得藏匿晉王悉與彥澤不敢帶行彥澤見延

坐責維翰

彥澤遣李



煦之母有姿色使人取之以待寢後遣指揮使李筠將兵監守內外音問不得通殺桑維翰將帶縛在維翰頸上遣人奏知契丹主曰維翰怕死自縊而亡契丹主聞之深加嘆惜宋賢有詩贊曰

忠勤王事志全堅 義節抗言賊汗顏
功業纔成遭風害 令人泪滴草生班

高行周符彥卿皆請契丹降契丹主責之曰尔記得陽城斬殺時事否彥卿曰臣當時惟知有晉主不知有契丹今日死生惟命他事無所計耳契丹主笑而赦之即日賜晉主手詔曰

筠殺維翰

大遼皇帝道與石重貴孫勿憂煩須教你有安身之所進入傳國的寶非真何得相誑可將真的獻來晉主得詔遣人奏曰先帝入洛陽閔帝自焚攜傳國玉不知

契丹主詰



責景延廣

所在此寶先帝所為非敢相誑契丹主覽奏以問群臣群臣皆言舊寶委的不存趙延壽曰此廢實闕天數陛下既遷晉鼎當令晉主嚙壁牽羊大臣輿視迎於郊外契丹主曰吾遣奇兵取大梁非受降也不從其議惟下令催督河陽捕捉景延廣次日契丹主到封丘忽報景延廣馳驛來到契丹主召入詰責之曰致兩國失歡皆汝所為也于萬橫磨劍安在延廣曰此言臣未曾說皇帝勿聽外人所讒契丹主召喬崇來証延廣初不肯服崇出片紙書所記語示之延廣乃服罪請死契丹主以十事詰責延廣每服一事則受一牙籌授至八籌契丹主曰罪不容於誅也叱令鎖之將送歸國中問罪延廣憂憤無地是夜自引手扼咽而死後人詠史詩曰

紛紛五季幾春秋 屈事強胡不自羞
痛恨智疎傾晉社 罪名未易寄牙籌

契丹王怒



斬張彥澤

劉知遠勤王舉義 郭彥威領鎮魏州
六福十二年正月契丹王入京城百官送晉王重貴於城北
文武皆易服紗帽迎接拜伏路側請罪契丹王命起復撫慰
之晉王重貴與太后迎於封丘門外契丹王不允見徑躍馬
入城百姓皆驚走契丹王遣通事諭旨云我亦人也汝百姓
勿驚日暮後出城駐札於赤岡次日百姓爭投牒訟張彥澤
殘害京城荒淫無道契丹王亦怒彥澤剽掠兇虐喝令將彥
澤斬下彥澤呼曰我有取京師大功皇帝何以見罪契丹王
罵曰尔此匹夫淫亂官闈若留汝又生一景延廣也遂命與
傅任兒同押出北市斬了着高勳為監斬官高勳領命斬訖
彥澤市人爭破其腦取髓而食之却說契丹將晉王重貴及
其家人遷徙封禪寺住坐以兵圍守甚嚴那時雨雪連旬有
司供給不應太后與晉王凍餒難支使人謂守僧曰吾嘗於

晉王凍餒



問僧求食

全象南宋志傳

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即僧曰虜意難測不敢
食矣晉王密求於守軍乃稍得食直過十數日契丹主下詔
封重貴為負義侯徙黃龍府是日引兵入宮中禁門皆用契
丹軍守護集晉群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徭省役
天下太平矣令去胡服改用中國衣冠宣李崧為樞密使馮
道為太傅一切朝廷制度並如故諸藩鎮聞晉王失國皆詣
契丹降附焉獨河東劉知遠不到契丹主遣使詣河東諭旨
靜軒詩曰

衣到弊時生幾畝 肉從腐後長重蛆
向非叛將為殿後 安得強胡敢覬覦
桀犬吠堯甘負主 失身事虜作戎奴
君看彥澤趙延壽 國破家亡族亦誅
却說劉知遠在河東聽得契丹已入大梁晉王執以北歸與

三卷

知遠使人



奉表契丹

部下正議論間忽報契丹遣使傳言知遠得聞命謂郭威曰虜敵尚強吾將先上表以窺其志然後徐定興復之計威曰令公所見甚明即行勿疑知遠乃遣客將王峻奉表赴大梁稱臣於契丹表曰
河東節度使北面行營都統進封北平王臣劉知遠謹頓首上表于 大遼皇帝陛下臣備位晉朝位兼卿相主有昏德而不能進帝違之諫國有兵難而不敢遣勤王之師實以為皇帝陛下天生聖德無地不臣伏望仁慈垂存前晉之宗社冒死謹言席藁待罪伏候聖旨
契丹主覽表罷笑曰劉知遠觀望不至既不屬南朝又不屬北朝意將何歸乃手詔慰答之詔曰
覽卿所奏備見忠忱今賜劉知遠木拐優禮先朝元老昭示朕尊賢之意此後進表宜加兒字於劉知遠姓名之上

王峻捧詔



回見知遠

勉守太原朕將昇爾之嘉命
王峻捧詔回見知遠道契丹來意郭威進曰虜之恨公深矣但王峻言契丹暴虐大失人心雖得天下豈能久坐此中乎必須擇中國人為主且待時而動可也知遠曰公之謀與吾暗合可謂英雄所見相同也指揮使史弘肇等勸知遠乘時進兵以興復晉室為辭必可得志知遠曰用兵當審時宜今契丹新據京邑未有他變怎可輕動况契丹之志惟在於得貨財若剽掠已滿所欲必將北歸况春寒已過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收萬全功也因是知遠每遣人於京城緝探動靜回報契丹王將北還知遠聽得欲出兵向井陘迎奪晉主歸河東令史弘肇告報諸將佐約出師日期軍士皆踴躍宣言曰中國無主今主天下者非我令公誰能當此位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未晚爭呼萬歲知遠厲聲叱之曰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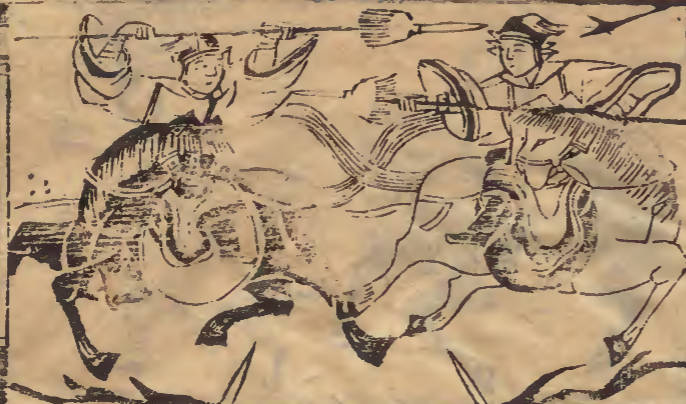
知遠節



皇帝位

勢尚且披猖吾之軍威未限且建功業然後俟天所命令左
右禁止之郭威與都押衙楊邠入說曰此殆天意非止人謀
若不乘此時應天順人則人心一去反受其殃請大王熟思
之知遠吟沉半晌乃從郭威等所議覺曰即皇帝位衆將山
呼萬歲知遠未忍改晉國之號更稱天福十二年袁天罡
有題詠推遷曆數詩曰
宗親喪盡尚生疑 豈識河東赤帝兒
頑石一朝俱爛盡 後園惟有老樹皮
這四句有道河東赤帝兒指劉知遠乃漢高祖赤帝子的傳
孫頑石一朝俱爛盡蓋契丹因桑維翰立君之請指帳前石
頭謂趙德鈞使者曰待此石爛則可改盟矣今契丹執重貴
而傾晉社豈非石頭爛盡乎後園惟有老樹皮指劉知遠
音謂晉威而漢與惟劉知遠做皇帝王有中國也却說契丹

弘肇大



戰耿崇

王聽得劉知遠即位引兵南向遂遣耿崇美據守澤潞同屬
據守相州崔廷勳據守河陽以防敵兵時知遠引兵迎奪晉
王不遇而歸河東宣授皇弟劉崇為太原府尹封劉信史弘
肇為侍衛指揮使楊邠為樞密使郭威為樞密副使王章為
三司使蘓逢吉燕禹珪同平章事按蘓逢吉京兆人生的面
紅目睜項下捲起一撮赤鬚諛佞臣也後以女納漢後主為
后官授太師五月晉陽劉知遠會衆臣議南下之計史弘肇
奏曰澤潞戍兵最堅糧草所蓄先破此一路則相州河陽不
難攻也知遠曰此行非公不可弘肇慨然引兵二萬前行耿
崇聽得晉陽兵到亦引衆出城迎敵兩陣對圓史弘肇當先
出馬手執長鎗罵曰背中國而事虜何以立于天地之間早
早納降尚免誅戮耿崇不答驟馬舞刀直奔弘肇弘肇舉鎗
交還二人戰上數合弘肇先鋒將馬誨引步軍從旁夾擊耿

馬詢引軍



夾戰耿崇

宗不能抵敵勒騎而走弘肇揮兵追之崇兵大敗退保怀州弘肇遂克了澤潞二州晉陝諸郡悉皆平定弘肇遣人往河東奏捷不題却說契丹王聽知史弘肇進兵耿崇戰敗嘆曰咱有三失搜諸道民財是一失使上國人打草此是二失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是三失有此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遂欲議北遁之計時劉知遠得弘肇捷報將自引兵從河北進取大梁郭威諫曰虜衆猶盛各據堅城而守我軍若從河北進攻兵數既少道理又遠傍無救援群盜合勢共擊我軍絕我糧道非上計也近來陝晉諸郡相繼納款歸附若引兵從陝晉進攻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皆定知遠曰卿之言是也詔諭諸道會兵從陝西路以進但見絲鞭催駿馬青眼送行人晉王知遠大軍到絳州下寨刺史李從朗據城以守知遠親至城下諭之曰公守此城將為誰乎今虜至殘虐中國

漢王御殿



文武朝見

故我應天順人以定禍亂公何執迷不返爾從朗乃降知遠令諸門士卒不許一人入城於是秋毫無犯民皆大悅契丹主聞知遠已下絳州乃集太師溫蕭翰趙延壽等商議北歸延壽曰爾可封李守貞繼唐之後為王鎮守河中府以防追兵契丹王從其議即日下詔示知悉取府庫金珠裝作數十車率本部軍馬出屯封丘門外次日渡河北回大遼去了時中國主未定藩鎮無敢出兵邀截之者任從其去六月晉主劉知遠入至洛陽汴州百官奉表來迎知遠宣諭百官曰但受契丹補署官名者可聚簿牒焚之一切不問百官皆得自安晉王劉知遠入大梁御殿文武朝見畢下詔再以汴州為東都改國號曰漢魏仁浦奏請改元知遠曰只稱天福吾未忍亡晉也乃宣郭威至加封樞密大使之職因謂曰天下初定魏府同臺契丹之咽喉非卿鎮撫不可卿此任係天

唐王選美



人貢獻漢

匡胤辭父



趙州習業

趙州習業

下之安危有宣則入朝無宣不許輕離也郭威頓首受命即率所部徑赴魏府不在話下漢王既正大位晉之降契丹將帥相繼歸附立皇子承祐為周王封史弘肇為中書樞逢吉為侍即趙弘殷為司空逢吉奏曰陛下應天順人日月重新契丹聞風逃歸兵不血刃而宮禁肅清可宜詔中外都要來納貢以示創業之盛也漢王允奏乃頒詔遣使於各國道知去了却說南唐王李璟聞之新天子即位得來朝納貢之詔即與眾臣孫晟李德明議曰漢王恩威契丹尚且悞之今既頒詔於各國求貢我南唐境內連年災荒五穀不熟那得金寶去進孫晟出班奏曰陛下勿憂新王初得天下民殷國富那希罕金寶本國金陵之地最有好美人進得幾個入汴京以充官人之選彼必大悅勝如他物多矣唐王依其議因下命內官於境中選就絕色美人來見內官選進美人有水凌

頭薄于臉大雪小雪韓素梅等進唐王觀罷大雪小雪韓素梅這三個果是文中之絕色風流秀麗世所罕有遂差孫晟為使貢獻上國晟得命備了車馬即日離南唐與一行人望大梁進發不題

南唐王進貢樂女

大漢橋鄭恩賣弓

却說趙弘殷既居司空之位見二子皆長大次子匡義沉重寡默弘殷深愛之惟長子匡胤專好結交豪客生禍萬端日夕以為憂因召出匡胤謂之曰朝廷無事汝宜學取詩書以承吾志武藝之事隨時演習匡胤應諾弘殷着令使喚送匡胤往趙州外翁杜三翁家從師習業匡胤將行弘殷謂之曰汝此去雖要立志經史不宜荒怠若有急事來名則得回若無書來不許還轉家庭匡胤領命即日收拾行囊與使喚離趙州徑趨趙州正值三月天氣但見路上野花隨意採村中

唐貢



獻樂女

內官監工



造御构欄

登酒適情在一路無詞不覺行了二十餘日來到趙州令家
 人通報外翁三翁聽罷即令喚入匡胤進至堂前躬身而拜
 三翁扶起賜坐問其所來之故匡胤對曰父親以不才專好
 武藝故遣我來就外翁處習讀詩書以為立身之本三翁大
 喜曰賢姪有志於讀書勝如學武藝多矣即分付家下具酒
 醢相待匡胤飲罷入拜見內相畢次日杜三翁收拾一所淨
 房請得本州五方辛文悅來家教學三翁分付匡胤用心
 攻書匡胤承命打躬回去從辛先生讀書不題却說南
 唐使臣孫晟來到汴京于館驛及下翌日隨班朝見漢王奏
 曰唐之郡邑連年灾荒府庫之無所貢獻惟懼得罪揀將
 美女數人遣臣進上中國以充陛下宮嬪之選帝聞奏下命
 宣進樂女拜伏殿前漢王視大雪小雪姿容秀麗色貌妖嬌
 問曰此二美人何名晟曰一名為大雪一名為小雪帝曰此

二美人實稱朕意即日發遣使臣歸國下命選大雪小雪於
 後宮充入妃嬪之用薛素梅等着教坊司領出伺候詔旨既
 下忽一人越班奏曰此事不可行耳眾視之乃中書史弘肇
 也近前奏曰昔者商羅妲己周納褒姒皆以女色亡國今陛
 下即位之初遂重伏欲忘其治體臣恐外國俟釁而起兵戈
 國家存亡未可知也依臣愚衷宜將此進女屏逐於外着落
 教坊司受管陛下厲精圖治廣納賢俊共理庶務則天下幸
 甚帝聞奏默然武班中一人手執牙簡義冠博帶進曰史中
 書之言不然臣有一計能安置進來女樂眾人視之乃勸逢
 吉也執笏奏曰陛下新登龍位外國畏威稽首納貢今進來
 女樂有大雪小雪必是南唐歌舞中之第一者陛下可做古
 制造构欄一座置大小雪二女樂於其中以備陛下遊幸有
 何不可漢王依奏即命內官監工在汴京東角門起造御构

王侯公子



玩御拘攔

匡胤回



見父母

攔克日功成有詩為証

登基正尔息交爭

不是廷臣無諫策

何事經營日又興

多緣佚欲重君情

自後大雪小雪在拘攔內歌舞彈唱鬧動汴城公子王侯在
場中看者一日費去無限金帛漢主每召大入禁中小雪
或侍奉燕逢吉人皆不知焉再說趙匡胤自到外翁家習業
攻書不覺一載終是好結交朋友無心讀書每日只是戲拳
耍杖而已待杜三翁禁他外婆力為之勸只得隨時一日匡
胤在書館中值初秋天氣心中暗思道我離家近一載矣不
如生一支節嘴過外翁回去尋見舊日朋友相遊強在此一
個無聊無賴匡胤過了一夜次日早見外翁曰昨日本家下寄
書來說父親有事着我急回商議今日特來拜辭公公起程
三翁曰你來我家不曾讀得甚書幸先生嘗在我面上說你

父後終是大顯之人按史辛文悅嘗夢見迎接盛為故知匡胤是好人既家下有書亦召只得與你回去匡胤即日拜辭

外翁外婆辭見先生拜別出離趙州逕回汴京於路上免不
得飢食渴飲夜任曉行一日到城中逕趨趙府未正值父母
在堂上閑坐人報趙大公子回來弘殷令喚入匡胤進拜父
母畢弘殷問曰你在外翁家讀書如何便回匡胤曰近別父
母一年有違承奉因此出來省視一面以盡溫清之禮弘殷
曰汝回亦好只宜在家下溫熟經史不許閑走生事匡胤應
唯而退弘殷與夫人曰大郎性最剛我着他往趙州讀書正
為省些煩惱不想即回來只恐惹禍連累我夫婦也杜夫人
曰我兒素有大志公不必深憂弘殷默然而入時光似箭日
月如梭趙大即回到府中不覺又是半個月一日在書牕下
思起朋友久別未得相見密地出到街市閑走一遭轉過東

匡胤遇結



角正遇見張光遠羅彥威漢廷如石守信楊廷隆周霸史珪
李漢昇趙彥徽共九個遠遠行來張光遠擡頭認得趙大舍
叫聲曰大舍別來無恙匡胤近前與眾人相見大悅匡胤曰
別眾兄弟一年無日不掛念今幸再會甚慰所懷也羅彥威
曰此處不是談論處前面有一座大漢橋清幽景致不如同
走一遭光遠曰羅兄言得有理逕邀匡胤一班兄弟望大漢
橋行來有詩為証

一語相投值萬金

山來義氣感人深

君臣預有斯須樂

龍虎風雲喜笑吟

交眾兄弟

鄭恩賣弓



眾人都到橋上見一起人團團圍住一黑漢子在中心兩邊
排下硬弓二十張光遠等定睛觀其漢子生的面如青鉄眼
若銅鈴左邊一目微眇項下捲起一撮剛鬚身長七尺有餘
張光遠踏進前曰何方壯士賣弓少可願聞價值鄭恩應曰
只要扯得起的便相送一把不必論價錢張光遠聽罷向左
邊揀一把精細弓在手攪衣斂袖用平生氣力扯其弓不能
上弦遂放落一邊石守信進前曰汝不濟事待我來扯石守
信挽弓在手拽起衣袖力扯不滿亦放落一邊李漢昇曰待
我來扯漢昇左手攬衣右手開弓只畧平得些亦扯不上弦
遂放下其弓眾人見此三人皆扯不滿盡皆失色趙匡胤曰
汝眾人且歇下待我來扯趙匡胤信手取一把最大的仗平
生之威用力太過其弓應手而折匡胤再取一把扯滿上弦
面不動顏眾人大喜此見趙大舍之力非常人所及也有詩

匡胤奮勇

鄭恩酒肆



為証

長在懸崖澗底頭 欺霜傲雪度春秋
等閑落在英雄手 打遍關浮四百州

張光遠見趙大舍扯得弓起乃曰壯士有言在前扯得起的賜他一把我大哥扯得滿當勿失信鄭恩曰君子一言駟馬難追隨公等揀一把好弓去光遠即在左邊取一把新弦的度與趙大舍眾人徑回長安市酒館中賞飲去了鄭恩見眾人已去自思曰我賣弓數年未見此好漢子不如尋他交結亦不在為大丈夫耳即收起硬弓離大漢橋踏步進得長安城內酒館中尋見趙大舍正與眾人在館中暢飲鄭恩直入裡面眾人見了都吃一驚趙大舍正待起身相問鄭恩納頭便拜大舍連忙答禮曰壯士何處人氏願聞姓名鄭恩曰小人鄭州人氏姓鄭名恩字子明幼年父母雙亡學得一身武

尋拜匡胤

匡胤等天



慶樓暢飲

藝未遇明時流落江湖今日得拜尊顏甚慰平生大舍喜曰此眾人皆是吾十虎兄弟今若肯相從當與結義鄭恩曰既眾公不棄小可願從末位謹聽呼令張光遠等亦喜大舍即令酒保再俱飲食來與鄭恩作相見之禮鄭恩曰此處不及南門天慶樓壯麗那裡俯瞰城中朱門在日笙歌遇耳最是好看景聚大哥可在那裡飲幾盃去大舍曰久聞天慶樓官宦旣景所在既如此與眾兄弟同走一遭張光遠即笑還酒錢與大舍一同赴天慶樓來果是好一座樓有詩為証

雕龍畫拱透雲霧 萬戶千門望眼迷
富貴人間推第一 蓬萊閣死未為奇

却說趙大舍與鄭恩一起各依次序分坐光遠分付備酒饌之類眾人酣飲大郎飲至興處乃曰使趙某久後風雲際會亦不枉今日結交之情羅彥威應曰天下紛紛非大哥誰能

匡胤往白



定終不然皇帝而有種乎大舍喜曰有爾豪傑相扶何愁天下不定道聲未罷有守樓官崔慶壽聽得此語搶上樓來厲聲喝曰誰敢如此膽大私自要圖皇帝耶眾人皆驚崔慶壽要擒捉趙大舍見其頭上露出八爪金龍紅光熠熠慶壽不敢近前乃思此人祥兆隱護父後必有九五之分就結識他亦不失於富貴矣納頭便拜曰小可誤犯尊顏若不棄嫌就此結拜為執鞭跽蹠之人大舍喜曰公若肯相從有何不可崔慶壽因拜大舍為兄坐在第十一位是日眾兄弟席中各訴平生盡歡而散有詩為証

金蘭氣味識當年

豪傑相從豈偶然

王事同功成大業

潛龍竟有出深淵

馬寺遊翫

却說趙大舍別眾兄弟既回次日與家人前經白馬寺遊翫

馮總管兵



圍白馬寺

寺中長老名淨圓亳州人夜來觀天象見帝星照其方早晨分付行童曰今日當有貴人到此你出山門外伺候行童領命坐于三門之下將近日午遠遠望見一人帶有隨從人來到行童忙起迎候曰貴人何來師父在方丈中等候多時匡胤即隨行童進入寺中至方丈與淨員長老相見奈罷淨員問曰貴人因何到此匡胤曰小可離程不遠汴城趙司空長子名匡胤近聞寶刹勝境特來遊翫一遭以消塵慮也長老大喜即分付俗齋食相待大舍與長老分賓主坐定話未終語忽一陣殺風從席上吹過長老驚曰好作怪大舍曰師父何故驚異長老曰依貧僧推占少刻間王有刀兵之厄大舍未信忽寺外人報有長安馮總管因朝廷差出鎮守鄆州路經此過即令人馬團團圍了寺門要討金銀一千兩賞軍長老聞報與眾人商議寺中無討許多金銀處此事如之奈

匡胤出



見馮益

匡胤帶書



回見父親

何趙大舍離席言曰師父不須煩惱馮總管乃當朝馮丞相之弟與小可父親都是同僚既圍寺要討今銀我當出見說知必免汝衆人之禍淨員大喜即分付寺中人裝點隨大舍出山門外來見馮總管馮益坐于馬上認得趙大舍高叫曰來者莫非趙公子否匡胤曰小可正是馮益遂令軍士撤了圍下馬與匡胤相見於山門下馮益因問公子何在此間匡胤將遊寓寺中說知且言長老貧無所儲不能充給軍費望總管憐之馮益笑曰下官到此豈專為金銀乎既公子說過吾當即將軍馬退去馮益分付部下於行囊中取書一封付與匡胤曰我急離京城與司空大人未曾相辭汝代帶此書回見令尊庶表臨別之情匡胤應允受下書札馮益發放軍馬自赴鄆州而去匡胤回入寺中見淨員長老說知馮總管徹圍去了長老大喜曰若不是貴人在此我等難以保存也

相留過了一宵次日辭長老回府見父親將馮總管書與弘殷看此書畢分付匡胤曰汝只在書房讀書再休得出外閑走匡胤應唯退居私房中自思曰這幾日不見衆兄弟猶度一年遂離書房開後園門出長安市中行不數步遠望見張光遠羅威鄭恩三人來到鄭恩早認得是大舍叫曰大哥這幾日少會匡胤近前與三人相見畢乃道日前因往白馬寺閑幹妨別了衆兄弟鄭恩曰離城一里許教坊司下有名妓韓素梅是南唐所進樂女我與大哥前往相探一遭匡胤曰久聞名色未曾相會既如此我與衆兄弟同往鄭恩遂邀匡胤光遠等轉過東閣巷來到教坊司門首鄭恩曰大哥且在此畧待我先入報知匡胤曰鄭弟善觀方便莫被人識破恩曰我自方畧鄭恩入見素梅曰我有結義的兄趙司空之子匡胤也今日特來院中相訪你雖要殷勤接待竟

鄭恩同匡



有發迹素梅曰莫非結交十虎兄弟趙大舍者乎鄭恩曰正是此人素梅曰妾亦久聞此人只未拜識言罷即入閣子中整飾衣服出院門迎接大舍張光遠羅彥威三人入到堂中分賓主坐定茶畢素梅溫柔致敬匡徹目視素梅端的好一個女子曾有詩曰

櫻桃樣口見銀牙

窈窕風流自一家

更有些須動目處

金蓮三寸露裙沙

胤訪素梅

素本母清

素梅因令管家人整頓美食款待趙公子眾人鄭恩笑曰此東道當我脩設素梅曰薄味淡食何須鄭官人損錢妾自有主張一時間小使女排下紅漆卓鋪擺磁器食饌整齊素梅舉趙公子坐正賓張光遠羅彥威鄭恩各依次而坐素梅坐在一邊相陪眾人飲酒至半酣鄭恩曰素梅善能歌唱難得大哥到此汝唱一曲奉勸幾盃素梅曰俗曲畧通幾套只是不中公子等聽鄭恩曰汝勿謙言只管唱來所費纏頭錢鄭某一應奉辦羅彥威笑曰鄭兄果是性直素梅不敢辭手執檀板頃喉龍當席唱出一歌曰

妾本南唐韓氏女
父母早亡無所歸
誰知一旦選宮人
進入中華為歌妓
深禁宮闈消息渺
教坊無主院門閑
香闥翠掩怨東風
命逐楊花身梗跡
官家貴客時嘗遇
年年春色報將來

幼習詩書及針指
豪門爭聘妾未許
傳使將奴誤一身
幽沉淪沒在風塵
玉檀珠板風光曉
車馬蕭條經過少
鴈香魚沉雲樹濃
倚粧梳洗懶添紅
苦計真情難與訴
寂寞韶華虛裡度

歌勸酒



金像南來志傳

三卷

匡胤卧睡



金龍出現

匡胤等遊



翫御拘欄

羞携寶鏡照孤鸞
芳草夕陽三月雨

一曲琵琶泪暗彈
令人於此悴朱顏

素梅歌罷匡胤曰此乃怨詞也因問你曾經伏事漢王否素梅曰自南唐進妾入中國王上便發居教坊司並不曾入宮中聽用匡胤嗟呀不已鄭恩曰酒食闌矣汝去整備鋪帳伏事大哥安歇我與張兄眾人自回明日又來相約素梅送光遠等出院門去了自引匡胤入內閣整備床鋪安頓匡胤先歇息匡胤因日間飲酒已醉逐偃身而卧睡聲如雷至夜靜素梅正待入閣中相陪忽見匡胤頂上露出八爪金龍紅光焰上映得窗外皆明素梅驚訝曰妾聞頂上露金龍真命貴人也此人久後莫有天子分道未絕匡胤夢中聞有人聲音便問是誰素梅提過燈籠拜伏於床邊匡胤乃起坐於床上問其緣故素梅曰妾身適見公子頂上露出八爪金龍此乃

大貴之兆也望公子救拔妾身脫出風塵死生而骨肉耳匡胤曰汝休得妄言今後若能守其名節他日風雲際會當取汝為偏妃素梅曰稱謝恩不勝之喜後人有詩斷曰

君王未識果如真
說有素梅經不載
發露浮言事可評
弗知傳語出誰人

鷄聲報曉窗外畧有光色素梅分付使女備湯水與匡胤梳洗畢早有鄭恩羅彥威張光遠三個復來院中相約素梅又令安排酒食相待眾人酒至半酣鄭恩曰小弟適過東街聽見人道御拘欄新進來二個樂女名大雪小雪今在般演雜劇同大哥去走一遭匡胤曰酒亦闌矣既眾兄弟相邀即便辭行眾人辭別韓素梅出得教坊司逕趨東街來看果是好好一座拘欄有詩為証

清歌妙舞戲臺前

一曲君王動笑顏

場局官喝



罵趙匡胤

御拘欄大



小雪歌唱

十二樓臺相接處

官家費了幾多錢

時匡胤打扮的威儀山衆穿一領綠羅衫繫一條走穗條頭戴青紗笠脚下白乾靴與張光遠羅彥威鄭恩三人齊齊進入戲臺邊人皆坐滿止有南面一張鋪綉繡龍椅放閉在上匡胤問曰前面那一張椅是誰坐的光遠曰此是金校椅乃上位所坐匡胤曰待我去坐光遠曰臺下官軍無數倘生出事來何以得脫匡胤曰便坐片時何妨羅彥威力勸不住匡胤走向前端坐于金校椅上臺下衆人見之皆失色有場局官走出來大喝曰此紅臉兒匡胤面赤故云耳誰將膽借汝敢坐着御座匡胤大怒伸拳便要斬開張光遠連忙扯入人叢中去了衆官軍要來追捉見鄭恩怒目睜睛不敢近前不移時拘欄中絲竹齊奏鑼鼓輕敲大雪小雪打扮得十分俊俏出拘欄般演故事怎見得

紅粉輕施梅花額上粧春色翠娥巧畫柳葉眉間帶曉烟舞袖飛翻露織之玉筍弓鞋移動踏步之金蓮蹴踘場中嬋娟戲舞鞦韆架上美女飄揚樂聲頻奏絲欄前絲竹品彈紅檻裡惹起豪門子弟難拴意馬引動官宦舍人盡逐心猿正是

一時觀望性痴迷

當下春心情漾蕩

大雪先唱一曲名浪淘沙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煖五更寒夢裡不知身在否一餉貪歡○獨自莫憑欄弦瑟空彈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小雪繼唱一曲名蝶恋花

夢斷池塘驚乍曉百舌無端故作枝頭鬧報道不禁寒料峭未教舒展閑花草○盡日簾垂人不到老去情疎底事

匡胤兄弟



開御拘欄



蘓府下書

於趙弘殷

傷春瘦一曲清歌生計早玉山不減巫山好

大小雪唱罷新詞臺下子弟無不稱贊小雪持過紅絲盤子下臺遍問衆人索纏頭錢豪客官家各爭賞賜至右邊趙大舍一排汝人出一文錢匡胤曰再唱幾套一總賞賜小雪曰衆列位已皆出賞錢汝何違例匡胤曰我今日未曾帶得錢帛來明日再至雖多賜汝耳小雪怒罵曰此處只少爾來今日沒半文錢出手尚說再來真乃村夫活嘴也匡胤大怒曰賤妓敢此無理惱起鄭恩衆人一時鬧將起來大小雪見勢頭惡連忙走入戲臺中官軍近前被鄭恩匡胤打得七零八落看戲的皆驚走散匡胤與光遠徑出戲臺各自回家去了有人認得開場者是趙大舍次日入蘓府報知蘓逢吉曰昨日有趙大舍一夥人在韓素梅家飲酒至御拘欄開散戲場打傷軍人逢吉大怒曰趙司空正家無法縱容兒子生事即修書一封差人送去趙府又遣人往教坊司捉得韓素梅來跪在階下責之曰汝何得私自接納狂徒在院中飲酒鬧了拘欄素梅驚惧只推不知乃發下重責之素梅只得招認放回院中

王奇獄裡救匡胤 大舍途中遇柴榮

却說趙司空正坐府中人稟蘓府遣人下書司空召入接過書視之書曰

書奉司空趙大人台座昨者傳報令公子不達國法引狂黨鬧開御拘欄且拘欄所在御幸之地倘有不測咎將誰歸本即奏知主上以君同僚之情恐傷義氣特先馳書相告再或不嚴仍前如此難以恕容故先告達

弘殷視罷慰遣來人曰拜上蘓大人老夫自當來謝罪差人應諾而去司空喚過匡胤責之曰我曾囑付休出惹禍昨日

匡胤擊住



巡更軍人

匡胤殺死



大雪小雪

全像南宋志傳

開御拘攔說是汝為首蘇逢吉書來怪我縱容為非之過因
令左右將大舍推在階下杖之喝退復遣人通書拜達蘇逢
吉去了趙匡胤被責既退怒恨蘇逢吉逕奔教坊司來見韓
素梅憤氣未消素梅捧過茶罷問曰公子因何納悶匡胤曰
昨日回與眾兄弟在御拘攔看戲一時性急打傷官軍深恨
蘇逢吉將書告知被父親辱責一番特來院中訴知素梅曰
賤妾為此庄事被蘇府差人捉去亦遭凌辱他是當朝寵臣
大郎只得忍奈匡胤聽罷愈怒曰一不做二不休今夜定將
此二賤人殺了方泄我此氣素梅再三勸他不住匡胤直出
教坊司來正值天街夜靜四下寂也匡胤行過拘攔邊遇見
處禁軍人持鈴來到匡胤一把手拏住問曰好好說大雪小
雪在那裡安下饒你性命巡軍嚇得魂不護體連忙應云往
日大雪入侍禁中小雪歸蘇府安歇明日上位駕幸華清宮

因此二人只在拘攔御院中匡胤聽罷放了巡軍徑進御院
來聽樓鼓近二更匡胤吼過粉牆遠望見院中露出燈光拽
步踏進前推開院門遇二樂工立在門下喝問是誰匡胤拔
出利刀先將二樂工殺了直進入牕下遇大雪正待推掩窓
門匡胤推開進去信手揪住大雪曰汝認得拘攔中好漢麼
大雪驚得魂飛魄散連聲乞饒命匡胤曰汝此賤人連累我
遭責饒不過你言罷拔刀斬之徑進房中尋小雪小雪已知
其事急躲入帳後被匡胤壁臂拽出於床邊小雪欲叫匡胤
右手掣出尖刀砍頭在手轉出房外心下自思曰男子漢作
事豈怕人知將血書詩一首於壁上

志氣昂昂因激發

手提利刀將身越

男人行事要人知

便是趙家匡胤殺

匡胤既題詩罷揮刀入鞘跑走出御拘攔來躲身在韓素梅

全三卷

漢帝升殿



逢吉奏事

匡胤倦睡



金龍罩体

家次日侵早開動京都夜來大雪小雪被人殺死御院中守軍錄壁上詩報知燕逢吉正值漢帝設朝逢吉首先出班奏曰夜來強賊入御院將大雪小雪殺死雷詩於粉壁乃是文斑趙司空之子謀殺帝聞奏大怒曰賊臣焉敢殺朕愛人即命捉下趙弘殷欲處以重刑史弘肇力奏曰天下同名姓者多殺食人者未見實跡陛下何以便處司空極刑乞寬其死審察的實果是其子亦當捉其子問罪帝准奏命收監獄中候捉得其子然後赦之監官將司空繫拘獄中眾臣皆散燕逢吉歸至府中深恨匡胤殺他小雪遣人急捕之却說匡胤避難在韓素梅院中京師雖搜拏緊急不知在他家急差梅便喚人來報說聖旨將趙司空監收獄中要捉公子擬罪匡胤聽罷心如刀割與素梅議曰既父親為我受罪不得不救明白自去首貫以免吾親之禍素梅曰司空拘繫滿朝保奏

者多想不至死公子莫如逃奔出外遇赦然後回來豈不強自陷於死地乎匡胤不從次日在捕官處告旨明白捕官捉縛解去見漢帝漢帝遂赦出弘殷命將匡胤監繫死囚牢中有獄官王奇見匡胤是個好人三餐飲食湯水之類一應給辦不缺匡胤曰吾乃得罪之人公何以重敬奇曰公子只自悔愛以待赦日匡胤在牢中將有半個月忽一日睡去頂上露出金龍紅光熠熠滿獄王奇大驚近前視之嘆曰金龍罩琳真命貴人也待他起來放彼脫奔久後寧忘我之德耶言罷匡胤睡覺見王奇在傍因曰天色乍長不覺困倦睡去奇曰公子在牢中終是受苦我今開汝枷鎖遁走遠去逃難可乎匡胤曰此德極大只恐有累於汝奇曰放汝我亦逃走矣匡胤謝曰久當重報不敢相忘王奇即將枷鎖打開是夜與匡胤一同越獄逃出汴京城去了有詩為証

金龍罩体

匡胤

王奇

匡信追



趕匡胤



苗光異與

匡胤推命

堂堂豪傑有奇逢

一語相投智識通

打破玉籠飛彩鳳

頓開金鎖走蛟龍

次日刑司官奏知漢王犯罪趙匡胤與獄官王奇通謀越獄
逃走漢王聞奏以問群臣蘓逢吉奏曰陛下可出聖旨圖形
畫影捉拿二人曉諭內外軍民但捉得者願封官以高職願
賞七以重財帝允奏即發下聖旨於各處張掛不在話下却
說趙匡胤既越獄出城行上五十里程途天色猶未明路傍
一座關王廟匡胤躲入廟中略坐片時見一人慌慌忙忙走
過匡胤出廟望之認得是匡信即匡義也連叫賢弟何往匡
信認得是兄聲音即回身來相見坐於廟中匡信曰父親聽
知你越獄逃難敢令我送得烏油棍一根路費一百兩正待
追尋於汝即今城中捕拏緊急兄長可從遠處逃難匡胤曰
正想此棍天教你送來銀兩可帶回家拜上父母不必掛念
見往遠方避難相識者多盤纏自有餘矣匡信應諾拜別自
回去了匡胤戴上紗笠將棍棒隨身直望官路而行將近二
十里程途來到一座橋看牌額大書周橋二字中分三條大
路橋頭一老翁排下星數書冊端坐于椅上匡胤近前揖問
曰欲往河東從那一條路行老翁曰公從何處來匡胤曰小
可涿郡人氏隨父寓宦京畿欲往河東探親不識去路有勞
尊翁指示翁曰中路是往關西者左往河東右經幽州匡胤
聽罷欲趨左路而行老翁曰觀君一表非俗老夫頗識星卜
之術為君起數公後必有大貴雖以實情告知我當依經數
決之匡胤不隱將避難緣由一一道知翁曰小人姓苗名光
異汴梁人氏每寓此橋推筭未見有如君之命也君若避難
河東不如往關西一路匡胤曰關西有何好處翁曰昔日晉
梁交兵汾河戰敗之後豪傑之士皆聚於彼君若到此結納

鄭恩往院



其人大事可成也匡胤大悅曰願承翁教光異又曰今君此去有二十日血光之災須宜謹慎勿忘吾言匡胤辭別光異逕取中路而行有詩曰

術數深明預得傳 指迷帝子濟時權 關西走遍群雄服 匹馬歸朝鎮節安

中間消息



却說鄭恩聽得汴京捕捉匡胤消息走來院中見素梅商議素梅曰公子已出城二日矣汝若尋之可急前行鄭恩即辭別素梅逕望大官路而來時匡胤在路行程正值三月天氣山花滿路野草盈郊不覺又行十數日來到黃土坡地名曰正當午匡胤放下行棒坐息於坡上忽見坡下一人推一輛傘上來氣力不加匡胤坡上望見奔下坡來接過手曰君且停歇待我代汝一勞其人放手匡胤攬過轎索一直推上坡去回望其人紅光閃閃隨後上至坡來匡胤自思此人必非

柴榮匡胤

契拜兄弟

常輩乃問曰君何處人氏柴榮答曰小生母崇名榮刑州人氏父親柴守禮仕晉為留後之職因喪任所家貧不能自存做些小經商欲往魏府訪親求進身之計不幸到此得高賢贈一臂之力難報厚意匡胤曰久聞大名如雷灌耳只恨無緣相遇矣亦將鄉貫本末道知柴榮大悅曰公子若不棄嫌願契拜為兄弟相隨匡胤小柴榮一歲遂拜柴榮為兄二人情意甚濃於坡下館舍內設酒饌而飲席中各訴平生之事極盡其歡有詩曰

世界紛紛邂逅中 兩朝天子喜相逢 明良遭際真奇異 抵為生民拔困窮

次日匡胤與柴榮出離店中同行傘輦盡是匡胤代推行不數里忽后頭有人叫聲大哥謾走匡胤聽得歇下傘輦返顧視之却是鄭恩走得汗流氣促來到匡胤忙問曰賢弟因何

歪蹄虎攔



柴榮貨物

匡胤打死



歪蹄虎

至此鄭恩曰京城捕獲大哥緊急我到素梅院中問大哥去
 何彼知兄已離汴城小弟直趕到周橋求老翁卜卦指教我
 此一路來尋不期在此趕着匡胤大喜引鄭恩來見柴榮曰
 此人是小弟所交契最有義氣今見我在患難之中亦來相
 從匡胤令拜榮為長兄鄭恩下拜榮答禮甚敬愛之自是三
 人日則同行夜則同宿一日行到周橋壩橋頭坐一漢子生
 得十分醜惡號為歪蹄虎有結義兄號董菩薩聚集百餘人
 專一打攬鄉民阻攔橋路騙過往客旅錢鈔是日歪蹄虎令
 手下二十餘人在橋中等人經過鄭恩先推着傘輦一直撞
 過被三四人攔住曰經過客官停着須留下買路錢方纔得
 去鄭恩聽罷停着傘輦睜出一雙怪眼大罵曰死不盡強賊
 此橋是你家買得的而來問我討錢即便伸左拳將攔者打
 倒橋下眾人報知歪蹄虎歪蹄虎怒曰那個不怕死的敢此
 膽大即執長棒趕來被匡胤提過烏油棍望腦後擊落歪蹄
 虎措手不及死於非命餘黨各走報知董達去了且看下面
 如何分解

新刻全像按鑑演義南宋志傳三卷終

全像南宋志傳 卷之四

鄭恩三人



投舍歇息

新刻全像按鑑演義南宋志傳卷之四

漢天福十三年丁未歲是歲凡五
國二鎮至漢乾祐元年戊申歲

首尾凡一年事實

大舍途中打重達

匡胤華山訪陳搏

却說鄭恩推將輜子與柴趙三人過却周橋壩前投店舍歇
息鄭恩將傘輜安頓一遍匡胤分付鄭恩曰柴兄衣服垢汚
汝代之於溪邊浣洗而回鄭恩領命去了匡胤曰兄長且在
店中坐歇鄭弟好飲酒我從前村沽買一壺便來榮見二人
都去正待倚木凳略睡一時忽聞舍外喊聲大振榮在壁孔
中看時見一夥強人直殺入來榮慌張走入後園躲避重達
逕入舍中不見其踪乃曰分明見投此安歇如何不在即令
手下搜之止見一輜傘在房中重達怒將傘輜打破傘盡交
眾人奪去達等既退榮出見輜子打破傘被賊人所攬煩惱

匡胤一棒



打厄董達



榮榮鄭恩

求見韓通

無及少刻間趙鄭二人回來見傘柄狼敗問榮緣故榮告以被強人侵奪險然命亦不保匡胤曰去未久麼榮曰纔離此間匡胤即提行棒引鄭恩趕去不上二里望見董達與眾人正在前行匡胤厲聲曰賊徒好把傘來還我饒你等殘生董達聽的領眾人復回與匡胤在路上交手不兩合被匡胤一棒打死于路傍鄭恩近前殺死十數人餘眾各四散而走鄭趙亦不追趕回見柴榮道知殺死董達之事榮曰此係除民一害誠是大功績也三人過了一宵次日離店舍望關西進發不數日行至廣陽鎮三分路口日正當午匡胤謂柴榮曰小弟訪問前路魏府於此分界既是兄長要往同臺探親即此分別柴曰吾與賢弟相隨未久既此分別不知何日再逢匡胤曰天有其緣必不相違尊兄但顧前程之計乃分付鄭恩曰柴兄路上雖用半倍爾可道也同往魏府走一遭再來

關西相會鄭恩應諾是日三人於交界處分手因洒淚而別榮與鄭恩徑投魏府於路上行了數日到木林關訪問守關者乃兵馬使韓通榮謂恩曰韓兵馬吾幼年亦曾相識當求見一面恩依其言榮到關前令守軍持書報知韓通韓通看書罷即出關迎接柴鄭二人進廳上分賓主坐定茶罷通問曰賢兄相別又是幾載不知因何到此榮答曰表親郭侍中鎮守魏府小可特往探訪路經此過敬來拜謁通大喜曰魏府乃是下官本主也既是賢兄表親當得通報柴榮稱謝通即令安排酒禮相待留二人在府館中安下次日柴榮到廳上拜辭起行韓通又令家人取一套新錦衣服與榮換着驛給夫馬直送二人前往魏府韓通親送出關外而別柴鄭得夫馬一路順快不題一日望魏府不遠榮歇下夫馬先着人下書入府中報知郭威郭威得書即遣當直出郭迎接柴榮

郭威金贈



鄭恩起程

倒解太歲



趙匡胤踢

令鄭恩在外等候自隨當置軍人入府中拜伏於塔下郭威
 出塔前邀入廳上坐定問其來由榮曰自澶州相別一向流
 落不能自存德得恩主鎮守魏府特來相訪一以探姑親之
 安否二者倚恩主以取進身郭威大喜即令入府中去見姑
 親按柴榮守禮之子守禮妹嫁與郭威榮從姑養大成見其
 器貌英奇遂以為己子次日柴榮稟見郭威有故人鄭恩在
 外未敢擅進郭威令人請入鄭恩拜於塔下威見鄭恩一表
 非俗欲收用之恩曰小人舊主在關西相約不敢再留於此
 威問舊主是誰榮曰乃趙司空長子匡胤也在黃土坡相遇
 結拜小姪為兄因為殺了大雪小雪得罪逃難關西先令鄭
 恩送我到此有約來會恩主宜與其去威乃贈黃金與鄭恩
 送程恩拜謝而出榮直送於郭外而回不在話下却說鄭恩
 辭却柴榮復來關西到武州界尋見匡胤道却前事匡胤曰
 我逃難之人獨自出入關隘尤好迴避汝宜回京城緝探消
 息有書來再又相會鄭恩應允即日拜別匡胤自回汴京去
 了只說匡胤到武州城日尚未曉轉過東街見一人飲得甚
 醉手執彈弓逢人斫斷市中人人各各走避匡胤不知迴避當
 中遇見其人伸過左手大叫曰解太歲到來汝何處因徒敢
 來衝觸言罷壁面打來匡胤大怒趨起左脚解太歲應脚而
 倒眾人大大驚解太歲起來匡胤已離一望之地解太歲取過
 鉄彈望空打來正中匡胤額角血流滿面而走從者扶解太
 歲回去匡胤走出城門日已黃昏來到清幽觀投入寄宿觀
 主郭圓見匡胤一表非俗請入觀中坐定見匡胤血流披面
 問其緣由匡胤道知本末郭圓曰此人是武州兇徒貴人錯
 惹了他因令管家俗辨酒食款待匡胤就在觀中安宿一宵
 次日匡胤面目皆腫觀主欲請醫人調理匡胤曰昔日苗光

匡胤入廟



打死妖蛇

童子候



迎匡胤

異筭我有二十日血光之灾不想於此應之奈煩養過幾日自當痊愈觀主見匡胤貌類大貴之相亦自侍奉不怠匡胤因腫痛難禁每日指定解太歲而罵不數日解太歲在家吐血數升而死時匡胤在觀中養疾二十日將消傷口平復如初要辭郭圓而行圓送白金二十兩贈之匡胤辭不受次日安頓行李復望關西進發來到華山地面山下有一座古廟樹木蒼陰香火寂寥遇鄉人問曰此廟是何神也鄉人答曰客官休問且速走矣黃昏後此廟輒有妖出害人即今近村人家盡皆遠徙匡胤笑曰走遍天下路平生不信邪寧有此理乎遂停步不行逕入廟中坐歇等待日落果見陰風颯颯冷氣颼颼匡胤睜定眼看見神厨底盤一條大蛇口吐黑氣目閃電光桓遶神像腰間果是好場驚人匡胤看罷提起烏油棍近前望神蛇口腦擊落頂更蛇死於案穴之下匡胤曰吾今除却此妖人有不知恐又致疑矣當留詩四句而去

走遍關西數十州

妖蛇為禍幾春秋

神前杖落精靈散

從此行人不用愁

匡胤大書於門壁掉杖而行來到華山見一石坊牌依寺對峙而立上寫着天下第一名山匡胤曰此處神仙修煉之所待我進入宮中遊說一回言罷訊步行來將近一里許望極高處見芙蓉峰明星峯玉女峯觀宇樓臺風景觸目匡胤稱嘆不已忽斜徑走出一童子問曰君莫從關西來者乎匡胤大驚曰汝山間小子何以知之童子曰吾師父數日前見帝星照於關西分野因言當有貴人來此每道我出山謹候今遇君是以問之遂邀匡胤入到雲臺觀童子先報知師父陳搏陳搏出觀迎接請入後宮茶罷問曰貴人何方人氏匡胤不隱將其鄉貫本末道知陳搏曰近來帝星明朗不想正應

匡胤入廟

打死妖蛇

童子候

迎匡胤

匡胤出



賣華山

匡胤途遇



魏青三將

閣下也匡胤笑曰布衣之士得保爵位足矣安敢望此耶陳
搏曰據閣下貴相紅光滿面喜氣重重數年之內馬到成功
豈但爵位而已哉匡胤曰欲與王業非大有過人者不能今
眼前未有同功之人足下之言不亦過乎搏曰值亂離之世
百姓無王若使義旗一建豪傑爭應湯武之功指日就也何
謂無是人哉但依小可以曆數推筭聖明天子尚有數年君
當應位而興矣匡胤聞陳搏說到透機處心下暗喜是日晚
陳搏相待留宿於紫霄宮次日匡胤辭行陳搏令道童捧過
紙筆謂曰本山事產者少租賦繁重求君赦書一紙以為後
日相信匡胤笑曰赦文惟天子得出吾布衣之士何以能書
搏曰隨君意出即為是赦匡胤見其意勤乃提筆隨手大書
華山出賣四字與之陳搏大喜接過其書看道童藏起親送
匡胤出觀外而別有詩為証

晦跡名山已數年
當此藏有親書赦

偶逢帝子道真言
仍與先生飽穩眠

崔延廣征討劇賊

趙匡胤投進鳳翔

却說趙匡胤離華山至半路望見東南旌旗蔽日殺氣連天
一彪軍馬來到匡胤躲在山僻處與軍馬先過監軍者却是
魏青孟勝陳山三人認見匡胤各跳下馬問曰公子何為在
此匡胤認得是故人相見於路傍乃道躲難來關西之由魏
青曰我等奉命征討安陽山寇母大虫軍經此過公子不惜
一行可同往建功回奏天子請赦君之罪匡胤曰諸公不棄
謹當從命魏青即令牽過戰馬付與衣甲同到安陽地界下
寨薛山寇母大虫探知官軍來到部領餘黨出寨迎敵兩陣
對圓官軍前鋒魏青出馬大罵無狀草寇若不速下馬受縛
勒焚山寨悔無及矣母大虫曰官軍被我殺了多少汝亦來

大虫斧擘



陳山落馬

八賊聚議



迎敵官兵

尋死耶魏青大怒縱騎舞刀飛來母大虫綽斧還戰兩下金
 鼓齊鳴喊聲大振二人戰上數合魏青氣力不加跑回本陣
 母大虫揮眾衝入陣中孟勝陳山兩騎雙出迎戰母大虫綽
 起利斧擘陳山於馬下孟勝勒馬退走官軍大敗母大虫左
 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忽營左一彪軍殺來當先者乃是趙
 匡胤也驟馬挺鎗大叫賊將慢來母大虫奪勇向前只一合
 被匡胤一鎗刺中咽喉而死官軍競進賊党大敗殺死者不
 可勝計魏青乃收軍回營重謝匡胤次日復引軍攻入薛山
 焚其巢穴而還於是安晉地方息乎魏青等商議班師謂匡
 胤曰此去當保奏天子回朝匡胤應謝魏青率官軍回至汴
 京趙朝見漢王奏捷漢王大喜魏青又奏臣等領命出征遇
 趙司空之子匡胤同行立功平定安晉乞陛下赦其前罪獎
 勵後人漢王允奏被蘇逢吉力阻不行邊報又奏檀州戍兵
 許俊等反入終南山傍掠郡縣為患漸深漢王聞奏召群臣
 商議史弘肇奏曰魏青等平復薛山寇纔回軍士傷痍未寧
 既檀州兵變陛下可詔平盧節度使崔延廣出兵征之漢王
 允奏即下命遣使臣詣河陽傳示延廣得命即率部下馬步
 軍二萬逕趨汾州駐營哨騎報入終南山許俊亟聚段弘張
 海馬易江順申煥王龍王虎等八將許俊開報官軍來到與
 眾人商議迎敵段弘曰崔延廣書生之徒豈識兵法明日我
 部一千騎迎戰公與張海馬易率步兵出山北襲其營破官
 軍必矣許俊然其計留江順申煥守寨自與段弘各部聚於
 平川排開陣勢帥將崔延廣全身貫帶橫鎗立於馬上大罵
 反賊尚不納降猶來拒敵將取速死耶段弘曰我眾人為朝
 廷立功賞賜不均是以造反君若知進退尚保其生不然身
 首俱喪延廣大怒挺鎗躍馬直取段弘段弘舞刀來迎二人

匡胤謁



戰上十合忽山北一聲鼓響許俊引步兵從後殺來首尾夾擊延廣不敢抵敵大敗而走許俊乘勢掩擊趕去二十餘里殺死官軍無數奪其輜重而還延廣收餘眾屯札鳳尾坡憂悶無計忽報外有一人要來見度使延廣令召入其人至帳前延廣認得大驚曰賢弟如何在此正是

雲影萬重高士望 月明千里故人來

來者不是別人乃故人趙匡胤也延廣即邀入帳中坐定問其所來之由匡胤道知本末延廣曰典汝河陽相別一向聞閣昨被賊眾殺敗一陣計無所出今得賢弟來到可同平服此誠帶汝回朝將功贖罪矣匡胤曰當與尊兄出力延廣大喜留待匡胤於營中次日平明復引官軍來攻寨一聲砲响許俊等率眾入齊齊出馬罵曰昨日殺敗今日又敢來耶延廣回顧曰誰先斬此匹夫言未畢趙匡胤應聲而出延鎗躍

匡胤復斬



王虎落馬

馬衝過賊營許俊背後轉過王龍舞刀縱騎迎戰兩下交鋒未及數合匡胤手起鎗落王龍死於非命王虎見兄被殺大怒三有仇不報非丈夫也舉棒躍馬殺來匡胤佯勒回馬引王虎追來被匡胤大喝一聲掣出短劍砍落塵埃延廣見匡胤連殺二將驟馬舉鎗直奔許俊許俊不敢戀戰退馬便走延廣追進前一鎗刺死段弘治荒率眾人併殺來匡胤彎弓架箭一矢正中段弘兩脚騰空墜落下馬張海馬易江順申煥四將各車騎逃走官軍乘勢掩殺賊眾死者無數盜甲去落塞蔽山野延廣直攻入寨中將其積聚盡令軍士搬取放火烧其寨而還是時延廣大得全勝議邀匡胤回朝匡胤辭曰權臣當國必無保全之理權且避難於外以待赦日延廣知其意向乃贈白金四十兩絹帛二十疋匡胤辭曰小可一人縱蒙所贈難以帶行且留於軍中以充賞用延廣曰此表

匡胤張羅



兄弟相會

匡胤兄弟



殺死群寇

全修... 匡胤... 張羅... 兄弟相會... 匡胤兄弟... 殺死群寇

故人意也非為酌功之物君既不受且停待於此吾回朝必
有定議遂別匡胤即日班師回京不題却說匡胤行至鳳翔
府署府事者是趙思忠匡胤自思曰此人是族叔不免進
府相見匡胤逕到門首看人通報思忠出府請入堂上坐定
問其所來之由匡胤一一訴知思忠曰我與爾父勝如嫡親
爾今即在府中安下以待赦回匡胤拜謝自此匡胤日與府
內公人各處閑遊來到廣平鎮好一個所在居民轉集四道
交會之處公人於館棧中買酒待匡胤匡胤款飲幾盃偶聽
樓下有二人亦在飲酒酒闌二人對吟歌曰
日出扶桑二丈高 今蘭何處匿生逃
男兒未遂平生志 磨損腰間帶血刀

匡胤聽罷私曰此人非必尋常便下樓看之乃是張光遠羅
彥威也二人望匡胤便拜匡胤邀於樓上坐定問其來故光
遠曰自兄離汴京以後追捕日緊我二人訪知兄來關西因
尋到此不想天從人願竟得相見也匡胤亦道知其事遂并
二人回府見叔叔思忠大喜留居府中相待忽報終南
山餘寇張海等引眾圍城要討糧草則退思忠大驚計無所
出匡胤進曰叔叔勿憂此賊日前被小姪殺死一半今因巢
穴殘破又來此處打擾明日與張羅出戰一發結果了免為
後日之患思忠心中始定次日平明匡胤全身貫帶出城左
有羅彥威右有張光遠三匹馬盤桓立於門旗之下大罵殺
不盡狂奴認得趙將軍否對營張海看見先已失色遣馬易
出戰馬易舞刀縱騎直衝過來匡胤正待親戰羅彥威一騎
先出陣鎗抵住交戰二人鬪不兩合馬易氣力不加勒馬便
走彥威追近進前刺落馬下餘党皆走趙匡胤驟馬衝擊張
海恰荒早墜落城邊匡胤再復一鎗刺死壕中甲煥江順葉

海恰荒早墜落城邊匡胤再復一鎗刺死壕中甲煥江順葉

匡胤入



店沽酒

和尚打



死猛虎

眾逃走張羅趕上數里而回三人合軍一處入見思忠思忠喜不自勝乃曰得賢姪與二公在此不愁賊寇不滅也因出府庫金帛重賞三人設席相待匡胤等盡歡而散匡胤醉歸館中偃身而卧其婦李氏見館中火起急入看視見匡胤頭上金龍出見身上火色焔焔聲息如雷李氏驚呀良久退與思忠商議思忠曰既有如是之異不可久留在此令之往關西結納英雄乘時而起庶不誤其前程也李氏然其言次日思忠喚過匡胤曰鳳翔風俗脆弱無甚良將汝之前程必大可再往關西訪蒙傑而納之勿自嗟過匡胤疑其意即便前行留張羅二人於府中以事思忠自離鳳翔望關西進發時四月天氣路上蟬聲聒耳鶯韻清和匡胤又行了數日程途來到黑松林過黃泥店日正當午匡胤稍下行裝坐于店舍之中令主人出來買酒主人見匡胤一表非俗正待排下座忽使喚來報曰三招禍來也主人連忙收拾着趙匡胤暫且迴避言未畢三招禍引十數人進入店中大叫速排下飯食來我要趕路也主人應聲即偷到匡胤躲在壁後看時見一夥皆是強人匡胤悄悄先去路口等候三招禍飲罷酒食引眾人離席便行來到路口三招禍已半醉矣趙匡胤提出烏油棍厲聲曰汝何等人故來店舍騙人酒食三招禍大怒曰這囚徒好大膽便提棒來問匡胤匡胤側過身擊下棍稍三招禍倒在一邊再復一棍眼睛突出而死從人各走散去了匡胤自思曰此賊必有夥當若去報來不便即抽身而行轉出山坡見一和尚趕一隻猛虎來到匡胤大驚亟立在岡上着之其和尚趕近其虎跳過嶺下和尚躡身亦過猛虎下嶺勢行稍緩被那和尚捉住虎頸十數奉登時打死後隨人亦趕到匡胤觀罷喜曰真壯士也即下岡來相見和尚看匡胤

座忽使喚來報曰三招禍來也主人連忙收拾着趙匡胤暫且迴避言未畢三招禍引十數人進入店中大叫速排下飯食來我要趕路也主人應聲即偷到匡胤躲在壁後看時見一夥皆是強人匡胤悄悄先去路口等候三招禍飲罷酒食引眾人離席便行來到路口三招禍已半醉矣趙匡胤提出烏油棍厲聲曰汝何等人故來店舍騙人酒食三招禍大怒曰這囚徒好大膽便提棒來問匡胤匡胤側過身擊下棍稍三招禍倒在一邊再復一棍眼睛突出而死從人各走散去了匡胤自思曰此賊必有夥當若去報來不便即抽身而行轉出山坡見一和尚趕一隻猛虎來到匡胤大驚亟立在岡上着之其和尚趕近其虎跳過嶺下和尚躡身亦過猛虎下嶺勢行稍緩被那和尚捉住虎頸十數奉登時打死後隨人亦趕到匡胤觀罷喜曰真壯士也即下岡來相見和尚看匡胤

匡胤打死



張林李旺



死李夫人

金瓶梅

一貌非常，即令從人將虎檻去，邀匡胤回寺中，請入方丈。坐定，問其來由。匡胤道：「將本末以對和尚。」和尚曰：「原來是故人之子也。」匡胤曰：「敢問師父高姓？」和尚答曰：「我本太原人，姓馬名匡，與汝父相會洛陽，因破黃巢，削髮來石佛寺出家。不想偶爾逢君矣。」匡胤下拜曰：「肉眼不識，望乞恕罪。」三鉄令趙廷玉出來相見。匡胤問曰：「此位是誰？」三鉄曰：「吾之表姪也。」因來寺中，問我學武藝。匡胤大悅，曰：「師父不棄，願與同學。」三鉄許之。

鄭恩激怒打韓弁

匡胤教場鬪蔡順

次日，人報宋岩李夫人，昨因三招禍被人打死。今遣其黨張林、李旺來寺中，修設佛事，道薦之。匡胤聽罷，大怒曰：「盡勦此害民賊，即提棒徑出佛殿，見林、旺二人，大喝一聲：『賊徒休走！』張林驚慌，不迭被匡胤一棒打死。李旺遠廊而走，恰遇趙廷玉當頭攔住，一棒打死。眾各先奔走。馬三鉄出到殿前，見打死二人，着管家扛入山後去了。因謂匡胤曰：「君打死二人，宋岩妻李氏號作牛皮帳，最是利害。若報得知，必來打攪寺中。」匡胤曰：「待其來，總結果之言。」未畢，人報李夫人引眾圍了寺門。三鉄曰：「此賊人多，不可與戰。分付手下，取過鉄胎弓，并連珠箭來。」三鉄與匡胤、廷玉在牆上看見李夫人眾圍團團圍遶寺外。三鉄曰：「我寺中與汝無干，何來相逼？」李夫人罵曰：「禿驢，殺死我部下，今日特來捉你剥皮也。」三鉄憤怒，弯弓架箭，連放三枝，被李夫人接去。三鉄再放六枝，李夫人防視不迭，一矢射中咽喉，墜落馬下而死。寺人開了山門，匡胤、廷玉、二條硬杖，亂打出去。賊眾大敗而走。匡胤引眾人回寺中，問三鉄學射連珠箭。三鉄辭曰：「君須奈守一年，可相傳矣。」匡胤見其不肯教，悶悶弗悅，開步出山門外，消遣。忽一聲响，亮對

鄭恩到院



見韓素梅

打韓昇



勸免

在緣南家志傳

面崩下一山來匡胤近前視之見內有一石匣匡胤持歸以
 示三鉄三鉄揭開看時有書一封內寫幾行字曰半中林半
 中卷二十年後天下變一日遇見馬三鉄貴人學取連珠箭
 三鉄看罷嘆曰此非偶然吾當盡平生所學悉以教汝匡胤
 拜謝不出一月之後匡胤盡熟其藝一日匡胤辭行三鉄與
 廷玉送出寺外而別話分兩頭却說鄭恩回至汴京逕到院
 中見韓素梅素梅問曰汝曾與趙公子相會否鄭恩曰在關
 西跟隨數日看我回京探取消息今漢王專任蘇逢吉哥七
 一時難回我如今再要往關西尋訪之矣素梅曰公子別後
 無日不在心懷常被黃樞密之甥韓昇屢來院中打攪我本
 不係他彼倚其舅之勢橫行於此是可憂也恩曰今尚來否
 素梅曰昨日不來今日想必到此言未畢人報韓昇帶十數
 人來到恩曰汝去接他我自去意素梅依言陪笑臉出院
 門邀迎進入院中坐定韓昇笑曰每日我來汝必走避今日
 若此相待吾雖重酌汝也素梅曰蒙貴官屢顧寒門妾身有
 失迎陪特來請罪昇大喜以為佳期必可得也因令家人買
 辦酒食之類昇與素梅飲至半酣言辭頗淫褻鄭恩在堂後
 聽見揚起布簾喝曰無耻廉之徒敢來御院相攪昇驚走不
 迭被鄭恩當胸挽住連打數拳昇連忙跪下告饒素梅故意
 力勸恩乃放手與昇脫走恩曰再後來此教汝一命難保昇
 從人急救上馬去了次日鄭恩乃辭素梅而行却說趙匡胤
 行至西頭鎮入店中歇下叫酒保安頓一席酒食來酒保排
 下席面匡胤正待斟酌忽一人自外而入見匡胤一貌非俗
 問曰君從何處而來匡胤見其人亦軒昂答曰小可由汴京
 至此姓趙名匡胤其人曰莫非趙司空長子乎匡胤曰正是
 那人納頭便拜曰父聞大名如雷灌耳今得相會實乃大幸

四卷

十一

匡胤漢昇



店中同飲

也匡胤連忙扶起問曰閣下是誰而識小可其人曰吾姓李名漢昇大原人也幼從師學武藝之時師父曾言汴京趙司空有子天下奇士汝可往見之奈小人千里無緣不想今日在此相會匡胤大喜即邀入店中同飲道知其本末漢昇曰小可有故人潘仁美見鎮守金陵府公子此行吾修書一封付與見之彼必薦公大用也匡胤稱謝酒罷漢昇先辭而去匡胤在店中宿了一宵次日上路徑投金陵府來不則一日到府門首先差人通報入見潘仁美畢仁美問曰閣下因何來此匡胤曰西頭鎮遇契交李漢昇有書一封着小可付寄見大人言罷遂取書通與仁美仁美接過拆開視之書曰

仁美設酒



款待匡胤

愛知李漢昇書本潘府王大人台座近別二載寒暄失叙區區無日不懷茲為利途瑣瑣弗能躬候尊顏罪深重茲因汴京趙司空之子避難於此偶爾會之緣是人抱經濟之才不可輕視如臨府日當擢用之彼必不忘德者矣仁美看書畢因曰原來閣下趙司空之子下官有失遠迎匡胤曰避難至此望大人善觀方便不敢忘德仁美大喜即請入後堂設酒禮款待留於府中任過十數日一日仁美請出匡胤謂之曰聞君武藝超群弓馬關熟金陵一隅之地豪傑稀少此去河中府只有四五日驛程李守貞稱唐王鎮守與下官往日相識今修下薦書一封君宜帶去見之定有貴人相遇也匡胤曰大人不言小可正要往河中走一遭仁美即日修下書札付與匡胤匡胤次日辭仁美徑往河中府來一路無辭一日到城中果是好一個府分但見朱門紅牖盡是富豪貴室青帘朱旆無限酒館茶坊府門外排勇比猛之軍卒護衛前列英英傑之雄兵閫寄重權

全宋文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匡胤進見



民長仰帳帷號令鬼神驚
匡胤行至府門首先令人通報守貞守貞即令召入匡胤進
於堦下遞上潘仁美書札曰

書奉河中 李國王闈前近者汴京趙司空之子訪於下
官緣鳳翔之地經亂以後軍伍凋零民懷懦怯武事不修
淹留於彼誠可惜也區以趙公子弓馬精熟英氣軒昂特
薦於麾下收用若使顯其抱負潘鎮是賴於國家幸其潘
仁美再拜

唐王守貞

軍校入請



匡胤比試

守貞拆視畢乃曰君原來是趙司空之子吾亦聞君名久矣
即今軍校迭在宋侍中部下收用匡胤辭出隨軍校來見宋
侍中侍中名榮澶州人正在營中分理軍務軍校先入報知
宋榮出迎匡胤入帳中相見二人分賓主坐定匡胤曰小可
德和河中府用武之地特來立功以取封侯爵宋榮見匡胤
一表非俗即曰君英氣軒昂若肯與朝廷出力必有重用言
罷送出館驛安下先鋒蔡順進曰趙匡胤乃得罪之人逃走
到此即今皇上圖形畫影捉之侍中若留于此必有後患宋
榮默然次日來見李守貞道知其事守貞曰河中用人之處
故潘府鎮舉薦他來若不收留則有棄賢之誚耳宋榮曰若
明逐他則無辭當以理遣之吾部下蔡順善運十八折刀法
天下無雙可令與匡胤比試若闔不勝彼必自懷慚而去矣
守貞信其言令軍校請匡胤入謂曰君初來要立武功軍中
多有不服者先鋒蔡順要與君比試君敢從否匡胤笑曰真
比試假比試先請明言然後交手守貞曰何為謂之真假匡
胤曰真比試一兩合之中將首級勦到軍中獻納若只假比
生擒馬下與眾軍一笑耳守貞問宋榮曰汝有何議榮曰軍
前無戲拳仍從君真比試趙匡胤領命即出盔甲戰馬次日

匡胤蔡順



教場比試

匡胤刺蔡



順於馬下

守貞部領軍士親出教場來看宋榮分付蔡順趙能二先鋒
用心比試先立場中等候怎生披掛有詩為証

錦袍金甲黃驃馬

玉帶銀盔紫線條

腰下雕弓頻插箭

手中鑲鉄利鋒刀

對面趙匡胤出馬亦不弱有詩曰

坐下追風千里馬

手橫龍尾八楞鎗

身居塞上名忠勇

心輔周朝作棟梁

三通鼓罷蔡順立馬按刀于門旗下曰汝敢來比試麼匡胤
跨馬舉鎗答曰蔡先鋒着意用汝刀法休待有悔蔡順每時
其刀法未逢敵手將謂一戰要取匡胤之首也即躍馬提刀
遶出箭垛厲聲曰有勇者來鬪匡胤縱騎揮鎗從後遶之蔡
順勒回馬二人交鎗便戰各顯出平生手段有詩為証

爭雄開勇志難平

兵刃相迎動鬼神

兩下圖名生計巧

一身不惜羽毛輕

軍中金鼓齊鳴二人鬪上十數合蔡順氣力不加馬便走
誘匡胤來追匡胤自思曰此賊將使拖刀之計待我趕去看
他如何勒馬便追蔡順覷定來得將近番過十八拆刀望匡
胤項下擡過匡胤眼快將十八折刀盡收了再回一鎗刺中
蔡順咽喉而死軍士大驚守貞稱贊不已趙能大怒驟馬掉
斧跑出曰我來與汝比試守貞恐有失即下令不許再戰二
人各退守貞回至府中次日召匡胤入曰君之武藝果不虛
聞吾表汝為帳前都押衙聽調立功匡胤拜謝宋榮因殺他
愛將終有不憤之意而守貞欲起謀反要得雄將故深結納
之於河中府開募榜文招軍買馬以待舉事声息傳入汴京
郭彥威城下塵兵 趙匡胤絳州聞武
漢王大驚即召文武商議蘇逢吉奏曰大病治之不早久則

郭彥威城下塵兵

趙匡胤絳州聞武

漢王大驚即召文武商議蘇逢吉奏曰大病治之不早久則

彥威領旨



征討守貞

彥超出戰



宋榮大敗

愈深難救乘今守貞事未集陛下宜速征之敵人必授首矣
 漢王曰誰可為將逢吉曰此行非魏府郭彥威不能平復也
 漢王依其議即日下命遣使臣往魏府傳旨郭彥威拜受畢
 與柴榮議曰我蒙聖上御封鎮守魏府曾言有宣則來無宣
 勿離今遇國家有難遣使來宣我當隨使朝見汝須用心軍
 旅待我回來調遣柴榮應命次日彥威隨天使赴關朝見畢
 漢王曰卿為朕鎮守魏府朕實賴之今河中有反欲煩卿一
 行彥威叩首受命漢王以彥威為行營招討使充先鋒職趙
 弘殷為監軍即日征進彥威辭帝回魏府調發軍馬起行弘
 殷監軍隨後而進却說河中府李守貞聽得消息即集諸
 將佐商議朱勝進曰魏府之眾皆淮西勁卒大王不宜造次
 若使軍馬臨城難為迎敵守貞曰趙匡胤足智多謀吾任之
 為先鋒必能建大功也匡胤得令慨然請行哨報漢兵離城

三十里下寨宋榮曰吾引本部軍先拒他一陣守貞從其言
 遣孟辛率馬軍五千相助次日宋榮引軍出城至落鴈原地名
 遙望漢兵旌旗森立劍戟蜂屯宋榮對面排下陣勢漢軍中
 前鋒將史彥超橫刀跨馬立於門旗下罵曰背逆狂徒恣起
 狼心今日天兵到此尚不倒戈迎降敢來拒戰而求速死耶
 宋榮大怒回顧曰誰出馬擒此匹夫言未畢趙能應聲而出
 綽斧躍馬直奔彥超彥超舞刀交還兩下吶喊二人鏖戰良
 久趙能氣力不加孟辛挺鎗縱騎跑出助戰柴榮亦仗雙舞
 劍迎敵史彥超那條鎗神出鬼沒越闌越有久趙能棄戈而
 走彥超不舍勒騎後追柴榮遶左翼力戰孟辛退回本陣郭
 彥威見敵兵陣動催軍掩擊趙孟抵敵不住河中兵大敗被
 漢兵殺死者無算宋榮等急走入城中郭彥威直追至城下
 列營於四門攻之宋榮敗歸見李守貞言魏府軍馬雄壯不

趙匡胤刺



張雄落馬

柴榮城



下搦戰

能抵敵守貞大驚趙匡胤曰令公勿憂明日請公登城看趙某破此強敵也守貞曰若退得漢兵富貴當共之匡胤辭出次日與馬全義等率馬步軍二萬開東門列開陣勢對壘郭彥威全身盔甲貫戴手執利刃跨馬立於陣前見城頂黃纛旗下坐一位諸侯因問軍士曰城頂坐者是誰有認得者荅曰契丹所封唐王李守貞也郭彥威聞之大怒遙指而罵曰汝受晉王厚恩反助虜賊今主上何負於汝而反耶守貞認得是郭威再不敢應全義率所部直衝漢陣史彥超舞鎗縱馬迎戰二人鬪上二十餘合不分勝敗郭威率眾攻入忽陣後一將勇出威風颯颯貌若靈官躍馬挺鎗抵住漢兵乃趙匡胤也正遇着漢騎尉張雄來到交馬只一合被匡胤一鎗刺落馬下漢軍按住陣勢匡胤斬堅而入勇不可當史彥超拋了全義按在力戰不能抵當跑入本陣馬全義奮勇馳進又斬漢兵十數人郭威親自來戰被匡胤刺傷左臂左翼柴榮頗認是匡胤喝聲敵將慢來匡胤猛省其聲音即不追趕與馬全義收軍緩退入城中郭威離城五里下寨部下軍士損傷無數眾將都來參見威曰今日不是諸將力戰幾被敵將所算也彥超曰不知是誰鎗法甚熟小將亦不敢敵柴榮曰此人與我面熟好似契弟趙匡胤也不知因何在此郭威曰城中若有此人在如何能成其功柴榮曰可召監軍來商議彥威請趙司空入中軍謂之曰今日之戰有言汝公子護助守貞欲使君出馬相認可乎弘殷曰此事未審真假明日須用奇兵先遣柴先鋒交戰引入僻路吾先埋伏林中候之便見端的也郭威然其計次日柴榮引騎兵二萬於城下搦戰東門忽一聲鼓响湧出一彪軍馬來到趙匡胤橫鎗勒馬於門旗下罵曰昨日殺敗之將今番又敢來哉柴榮曰勝

匡胤林中



下馬拜父

敗兵家常事今日要擒汝報仇也匡胤大怒躍馬挺鎗衝入南陣榮驟馬仗劍抵住交鎗二將戰上數合榮榮佯輸勒馬遶陣而走匡胤要建奇功勒馬乘勢追來榮回頭且戰且走引匡胤至平林榮先走入林中匡胤大怒曰此該死之徒走於絕地亦驟馬追入忽林內一聲梆子響趙弘殷伏兵盡起匡胤大驚急勒回馬從軍已皆奔潰柴榮叫聲曰趙公子慢走柴某認得多時矣匡胤聽罷即跳下馬來趙弘殷迎而罵曰不肖子從那裡來三人會於一處匡胤拜伏林中道其本末榮曰軍情事不宜久留恐漏消息入城中汝一命難保不如將計就計裡應外合擒捉李守貞平定河中將功折罪匡胤曰此計極妙吾馬追兄至此空回守貞必致疑矣可將兄之盛與我見守貞道知追兄之故事必可符也榮然其言即脫下金盔與匡胤匡胤上馬辭曰准定明夜二更取城

守貞匡胤



夜劫漢寨

言罷單騎而去趙弘殷與柴榮收軍還營却說趙匡胤入城中見李守貞進上金盔曰小將追漢將入平林中見有伏兵不敢深入走落詔監特獻來請功守貞大喜曰君得此盛猶如首級因重賞匡胤次日令軍士將金盔懸于旗竿上搦戰漢兵堅守不出匡胤入見守貞曰漢兵昨日又輸一陣眾軍各無鬥志兼今夜月黑小將與明公分兵四出劫其營寨必獲全勝也守貞然其言宋榮曰漢兵不出莫非用賺敵之計且停待數日再戰未遲匡胤厲聲曰兵貴神速有此機會不行尚待幾時守貞意決即遣孟辛朱勝為前鋒自與匡胤押後分撥已定將近二更時候孟辛朱勝引步騎一萬悄悄出城人各銜枚望見漢營中灯火燦燿更點不明孟宋到營邊大喊一聲眾人殺人並無一隻軍士乃是空營二人大驚曰中其計矣急叫眾軍速退忽中軍火砲齊發四下伏兵併

匡胤城邊



刺死守貞

郭威回朝



奏見漢王

起史彥超一騎當先正迎着孟辛交馬只一合刺死營前河
中兵大亂朱勝走出營北被柴榮黑影裡追上一刀斬於馬
下郭威引部下乘勢攻來後軍李守貞見漢營火光連天金
鼓不絕忽敗軍走報辛勝二將軍俱被殺死守貞大驚急催
兵入城傍邊轉過匡胤大喝曰守貞休走一鎗刺死城下按
傳云郭威兵拔河中府李守貞與妻子赴火自焚靜軒有詩
斷曰

背王降胡事可傷 當時戰計失其長
覬覦一念生邊隙 性命難逃刃下亡

郭威人馬已近壕塹匡胤當先殺入漢兵繼進河中兵降者
無數宋榮聽得遂棄城逃走天色平明郭威已克復河中府
諸將各上其功衆軍捉得馬全義來見匡胤力爲之請遂赦
之以隸柴榮部下得其糧米十萬石輜重衣甲四十餘車降

卒一萬五千人郭威慰謂匡胤曰平定之功皆公子的也我
當見上保奏以赦君之前罪匡胤拜謝次日郭威下令着指
揮使黃宏管領府事餘軍班師回京柴榮密謂匡胤曰爾且
在河中府安下待聖旨來到方可回朝匡胤應諾是日大軍
離了河中府

旌旗蔽日軍威壯 劍戟凌空戰陣高
金勒馬嘶人已息 凱歌聲奏見功勞

大軍一路無詞來到汴京郭威將軍馬駐扎城外自與趙弘
殷趣朝見帝奏知平定河中府李守貞等俱授首寧息漢王
大悅降旨留郭威在朝輔政其餘有功將士各依次定爵
郭威既退拜遣柴榮率所部回魏府去了欲奏保匡胤之功
因見漢王寢疾不果話分兩頭却說趙匡胤在河中府專候
朝廷聖旨到來一月餘不見動靜自思佞臣在朝事不可望

李善存款



待趙匡胤

匡胤教場



放連珠箭

家南宋志傳

遂離了河中府望絳州而去路上正值夏末秋初草木零落
 不覺行了三四日程途來到李家庄日正當午匡胤放下行
 棒坐于柳陰樹下困倦偃身而卧過一伏時柳陰為之不穩
 偶遇李善存看見驚曰此必貴人也而有此異即喚過家人
 推醒起來問其來由匡胤曰小可從汴京來到欲往絳州探
 親在此少息片時善存邀匡胤入到庄裡相見畢乃分付家
 下備辦酒食款待問其姓名匡胤道知本末善存大喜曰原
 來是公子也遂留他在庄中一連住了數日善存看家人送匡
 胤入城消遣遇此即回家人應命遂同匡胤入絳州城裡轉
 過東門忽聽砲聲震天金鼓大作匡胤問曰那裡砲聲振響
 從人答曰今日平令公下操故有金鼓之聲匡胤曰公公
 名誰家人曰此公不是小可姓單名珪為河東兩路九鎮官
 生有四子守俊守傑守能守信皆負勇夫不當之勇人皆次
 服匡胤曰吾正要訪他一番汝可教引去路家人遂引匡胤
 來教場中正遇着四子在那裡走馬射箭匡胤連聲喝采被
 守營軍捉去見令公令公問曰汝誰人敢此大膽擅入教場
 匡胤曰小可汴京人氏訪親至此適見軍家射箭目力甚是
 深巧不覺失口望元帥見饒令公曰汝亦能射否匡胤曰從
 幼頗學幾路軍理即令軍人將弓矢付與匡胤若能射救汝
 罪責匡胤慨然接過弓箭在手走出帳前拈弓搭箭使出馬
 三鉄手段一發連中三枝場中軍士無不喝采單珪大喜召
 匡胤問曰汝之射法想是軍家出身當道其實吾擢用於汝
 矣匡胤只得道知其故珪曰父聞汴京有趙司空之子善射
 不枉其名吾有四子皆令從汝學之守俊憤怒曰彼之箭與
 我爭不多敢來比試武藝若贏汝便從汝學珪曰說得有
 理即着匡胤與四子比試匡胤曰恐有相傷不便小人情願

八四卷

巨胤守傑



告退珪曰但有傷處亦不見罪因令牽過戰馬鎗甲付與巨胤巨胤辭出披掛整齊躍馬向前守傑亦各貫戴於場中馳驟巨胤勤過馬直衝入敵中守傑先與交關二人比上十合巨胤輕輕撥過鎗稍將守傑戮於馬下軍士大驚急向前救起守傑守能守信三疋馬一齊奔殺來要生擒巨胤巨胤不慌不忙勒定馬來敵三人兵器並舉四騎馬踏動塵沙攪作一團軍士助喊聞至良久守傑左臂已中一箭負疼跑回守信所執金鎗被巨胤接任兩稍連人帶馬扯於馬下守能驚慌走入營中巨胤連勝四將此見英雄帝子非常人所能及也後人有詩贊曰

射精閉勝妙通神 一戰能交四傑平
自古帝王成大業 聲名預建耀丹青

教場比戰

軍令公在軍中見四子殺輸大怒叫軍士牽過馬來吾自與

巨原密令



比試有從事孔目官劉巨原稟曰天色已晚明日再着巨胤來戰若宋武藝精通留於軍中亦得一奇將也令公依其言乃收軍還營與巨原商議深恨巨胤辱吾四子即今朝廷圖形盡影於他明日定要擒獻漢王以雪其耻矣巨原不答退出漏夜遣人報知巨胤令其速走

巨胤酒館遇鄭恩 大郎投赦入汴京

却說巨胤在庄中正與李善存言比試殺敗令公四子之事善存曰令公之子皆是有名者既輸于君寧肯伏氣必將有後患累及君矣言未畢劉巨原使人來報知巨胤巨胤聽得即日辭李善存離却庄所望燕京進發在路數日經過桃花村有地方牌夫張亮驀見巨胤與圖形像似即邀眾人來拏巨胤走入村舍躲避見一女子出來巨胤視之但見不村不俗一口朱唇紅未染多慈多義一心好善勝善提

巨胤逃走

全像南宋志傳

四卷

平常鬼捉



拿張亮子



張亮夫婦



款待匡胤

五十一

綠紗裙下三寸金蓮行步穩青絲袖裡一雙淨手謹端儀
 那女子半掩柴門見匡胤一表特異即出來接納入舍中坐
 定問其從來匡胤答曰小可自汴京至此適遇一夥兇徒要
 起謀意逕走來躲避于此女子曰君勿憂吾夫若回彼必
 不敢來犯匡胤問夫是誰女子曰姓張名亮家以屠宰為
 生頗有一身氣力人皆懼之見充本州牌夫匡胤聽罷愈驚
 自道適間要捉我者正是此人今入其家却不是自投陷穽
 耶轉身便欲走離那女子連忙扯住曰君若去必遭擒矣可
 入妾房中抱我小兒歇息待夫主回自有方便救君匡胤見
 女子言語志誠即入房中藏躲去了張亮飲得亂醉回來吳
 氏扶入外房歇下吳氏自去廚下收拾將近三更時候忽聞
 一陣怪風見一惡鬼手執鐵鐮從張亮窗前閃過進入匡胤
 房中少刻聞其鬼連忙走出嘆曰吾乃平常鬼也奉玉帝命
 旨以張亮不善安絕其後着吾拿其子不想為赤帝子抱在
 在懷無可奈何道罷隨風而散張亮在床上看見驚出一身
 冷汗似夢非夢痴呆半晌急起來天色漸明叫過吳氏道知
 其事吳氏亦將宿匪匡胤事說知亮曰速請來相見吳氏入
 房中邀匡胤出來張亮納頭便拜曰肉眼不識好人驚犯於
 君望乞恕罪匡胤見其夫妻重義乃曰汝此子若長着他來
 尋我教其武藝以取立身張亮拜謝因其酒禮款待次日匡
 胤辭行張亮直送出村外而別匡胤又行了數日來到郝州
 界酒館中安下行杖着酒家煖一壺來正待斟酌間忽聞館
 外有人叫聲酒保在否管家連忙出去接納安排酒食齊備
 其人嫌他酒淡連道換過好的來此酒不中我飲酒家只得
 陪小心換一壺出去其人又嫌將發怒酒家不敢出去匡胤
 問其故酒家道其來由匡胤曰同是一樣酒偏他飲不得逕

趙匡胤酒



出來看之其人望見匡胤叫曰大哥緣何在此倒身便拜正

龍虎風雲應不偶

清風明月喜相逢

不是別人乃結義弟鄭恩也匡胤邀入館裡坐定問其來情
鄭恩曰小弟因回汴京見素梅道知大哥情思彼甚實悲感
又將打韓昇之事訴了一遍匡胤聽罷嗟呀不已二人就館
中宿一宵次日因秋雨淋漓趙鄭只在館中留止不題却說
漢主疾革乃召蔣逢吉史弘肇郭彥威入受顧命曰皇子承
祐幼弱後事全賴卿輩扶持是日分付畢近午時分漢主崩
于寢殿時改乾祐元年秋八月也在位二年壽三十四靜軒
有詩贊曰

石郎造晉起兵端

忍辱甘心父契丹

纔喜從珂方燼骨

奈何知遠又彈冠

皇子即位



戰爭伊處恐何有
鷓鴣相持漁者利

猜忌萌時心已寒
好將道眼為傍觀

群臣朝賀

逢吉等立皇子周王承祐然後發喪周王於極前即皇帝位
時年一十八歲也尊李后為皇太后封叔劉崇為薛王兼河
東節度使弟劉贊為武寧節度使加授史弘肇為中書令蘇
逢吉為司空郭威為侍中令解樞密使之權其餘文武各依
舊職旨意已下史弘肇奏曰北方多事陛下當遣郭威復鎮
魏府仍領樞密大使使契丹不敢窺視中國矣蘇逢吉不欲
郭威在外力爭奏曰無侍中兼行樞密使之理弘肇曰領樞
密則可以攝伏諸將使宜行事號令行矣不然事權不一動
有牽制之患何以責其成功逢吉語塞漢主從弘肇之議仍
封郭威兼領樞密大使兵馬元帥之職即日領職徑赴魏府
不題弘肇又奏陛下新即寶位當大赦天下使中外人民共

新王允奏



大赦天下



趙匡胤驛

沐維新之澤漢王允奏令學士院草詔大赦赦文曰

朕以幼冲入繼大統宵旰以思未臻善治何物強藩誘致鄰寇蕩搖我邊疆俘殺我人民頌予小子未堪家多難賴爾二三股肱實左右朕元樞出督諸郡軍馬響應未及期年群兇授首三鎮底寧除征行軍馬別行犒賞外如諸鎮節度使各轉三官部下屬官將士各轉兩官所有三鎮百姓父遭干戈圍守今年各徵田租並行蠲免外餘三年免徵一年自九月初五日昧爽以前除殺祖父母弟殺兄奴婢殺主大逆不道不赦原外其餘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於戲否往泰來共覩維新之化上作下應永臻丕乂之風咨爾多方體予至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却說趙鄭在酒館中任過十數日秋雨乃止二人收拾起行

來到休平縣井陘口值日晚山驛中安歇有館夫言此驛年深久廢嘗出怪物客官休入趙鄭不信竟在驛中坐息是夜月明如晝但聞四壁垂聲哀切匡胤起行階下忽窓外一陣冷風起處見五人披頭撒髮拜伏階下連聲叫屈匡胤喝曰汝是何方神道來此叫屈五鬼曰昔日漢高祖命韓元帥下魏兵臨井陘口軍士無水元帥卜地求泉得坎卦差我五人離營一里探視泉水回報無泉被元帥怒而斬之未得恩赦經年旅魂不散抱冤於此今遇聖主到來特求赦旨救吾眾人匡胤聽罷厲聲曰赦汝五人各歸於正路五鬼即時隨風而散再並無動靜匡胤與鄭恩道知其故恩曰真異常事也次日匡胤臨行題詩一首于驛壁詩曰

仰首乾坤一笑頻
相逢寧肯指行津
年來解使幽魂散
山驛依然物色新

匡胤打



石洪

郝州總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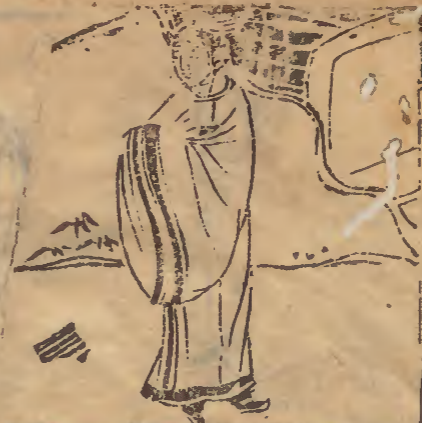


拷打鄭恩

趙鄭二人行至郝州關半途遇一少年女子馬上悲悲哀哀而過後有長男子跟隨匡胤問曰此女子因何如是悲哀男子長嘆一聲掩面而答曰小人住止前村姓胡名宗馬上者乃吾妻趙氏也郝州趙總管之甥石洪驀見貪其貌色強占去為妻匡胤驚曰原來與我同姓因問石洪何在胡宗曰在後頭騎馬而來匡胤即令鄭恩挽住女子馬韉待賊來認說是嫂嫂吾自有方畧鄭恩依允匡胤與胡宗躲在林中石洪與從騎十數人各執弓箭來到見前馬不行問其故從騎來報說有人挽住馬韉說是他嫂嫂不肯放行石洪大怒令從軍捉下匡胤看見林內走出大喝曰不識廉耻匹夫敢行此逆天理事耶即時揮起烏油棍望石洪對面擊來石洪亦掣出短劍相迎二人在路邊戰上數合被匡胤格過利刃拽于馬下再復一棒石洪死於非命鄭恩已被從騎擄去

胡宗夫妻拜謝匡胤匡胤曰汝二人速回去吾自入郝州救吾之弟宗再拜而去匡胤急赴城中來正值鄭恩綁縛在階下拷勘匡胤到府門首問郝州總管是誰守門者曰趙廷玉也匡胤驚曰莫非太原人乎對曰正是匡胤即踏進甬道廷玉在公廳上認見連忙下階迎接上堂納頭便拜曰一自別來多間阻誰知此處却相逢匡胤即令放起鄭恩三人坐在廳上鄭恩問其緣故匡胤曰此人與我相會于石佛寺中結契為友不知因何鎮守此處廷玉曰自別賢兄小弟授入幽州錢守殷部下因破契丹有功表陞小弟鎮領本州之職每要遣人訪兄消息特來迎取不想天幸人緣甚慰平生也匡胤大悅鄭恩曰汝若慢來吾皮去了一半廷玉笑問此人是誰匡胤道知其由因叙打死石洪之事廷玉曰不肖之徒賢兄打死十數輩亦不足惜乃留趙鄭二人在府中日日酒禮

匡胤鄭恩



相待極盡平日之情忽報朝廷後主即位大赦天下文書各
鎮道知廷玉聞此消息即請匡胤商議曰今漢主崩逝皇子
即位發赦文遍告天下賢兄可接赦而回萬無後患匡胤喜
不自勝與鄭恩收拾行李次日辭却廷玉而行廷玉贈賜白
金五十兩親送趙鄭出郝州關分別

